

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好！阿彌陀佛。

最近感受到「佛經語深」，感覺到祖師大德、佛菩薩、聖賢他們都是大慈大悲，留了很多教誨，都對我們修學是很重要的提醒、叮嚀，因為他們都是過來人。像佛講的，「不先學小乘，後學大乘，非佛弟子。」非佛弟子，那很可能變魔弟子，很可能變成表錯法的弟子了。因為沒有學小乘，倫理道德、因果、人情事理就不懂了，做出來的行為又讓世間人沒有辦法理解，佛法在世間，不壞世間法，那又沒有辦法理解，人家就不敢學佛了。

比方說，印光祖師為什麼這麼強調敦倫盡分？因為我們敦倫常盡本分，人家世間的人看了佩服、感動；假如我們不盡本分、不孝順公婆，跑到廟裡去念佛，那不學佛的人一看，人家反感。我們可能覺得到這些古的佛寺去念佛有功德，功德比較大，那就形成貪功德，執著了，面對自己的至親，生不起那種很自然的應該盡的情義、道義。所以印光祖師大勢至菩薩再來，為什麼一直強調敦倫盡分？非常有道理，敦倫盡分就是小乘很重要的核心教誨，五倫八德要做好。

所以我們今天聽了這句「不先學小乘，後學大乘」，我們真聽懂了嗎？聽懂了，那得趕緊回來好好在小乘基礎當中下功夫，這才是聽佛的話，不然其實都是耳朵進，也沒入到心上去。我們學佛，佛就是我們的榜樣，看佛怎麼給我們表演。就像佛他四十九年，他是五時說法，是華嚴，接著講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法華涅槃。般若是大乘，講了二十二年。所以我們要善於觀察佛的示現，告訴我們大乘佛法最重要的是般若。可是般若前面小乘阿含講了十二年，介

於小乘、大乘之間方等八年，所以學大乘以前扎了二十年的基礎。而且那是佛陀那時代，三千年前的人，他們的根基比我們好。我們現在胎教，三歲以前教育，甚至於是二十歲以前，這個都很缺乏。然後那時候社會環境又單純，我們現在又不知道比三千年前複雜多少，所以那個時候的人他扎基礎要二十年，我們現在是不重視扎基礎，那就變成自己喜歡不喜歡，順自己的意思學了，不是順佛提醒我們的，不是順師父上人教導我們的。所以師父上人一直強調扎三根，其實就是扎做人、扎小乘的基礎。

很多人還去問扎根的重要性，我們看「法音宣流」第十一集，老人家面對這個問題說：「我到現在還在扎根。」這是老人家慈悲，希望我們這一代人，甚至於是這二三代人，因為這一百多年疏忽了儒釋道，再要把它恢復到有儒釋道的家庭教育、社會風氣，那還有一段時間。這二三代人都是在這樣的環境成長，假如再不重視扎根，沒有先學小乘後學大乘，那就會展現出來，那真的是會讓大眾誤會大乘佛法了。

而我們看小乘儒道的教誨，其中儒家我們掌握孔子教誨的核心，忠恕之道，我們得檢查自己有沒有不斷在忠恕當中下功夫。《中庸》說：「忠恕違道不遠，施諸己而不願，亦勿施於人。」我們心裡常常存著忠恕，就離我們的真心、就離道不遠了。只要在忠恕下功夫，慢慢慢慢就入道了，下手處在這裡。可是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」，我們這個也是總持法門，時時在境界當中以這兩個字來觀照自己的心念有沒有偏掉。忠是「盡己之謂忠」，自己能夠盡心盡力，毫無保留去付出，因為你有保留了，那還有自私自利在。當然不能又聽偏了，沒有保留到透支自己，這又偏另外一邊了。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。」但是你沒有傷害自己身體，可是遇到事你很有道義，你會盡心盡力，這個就是盡己之謂

忠。

我們看這個「忠」字，會意，你心不能偏，你有好樂、你有忿懣、有憂患、有恐懼，都不在忠；有自私自利，不忠了；有名聞，好面子、好虛名，那就不忠了；對五欲六塵有貪著，這個心就偏了，起貪瞋痴慢，就不忠。這個忠是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。一不能行有不得反求諸己，就會向外指責，這個心就不忠了。對於懂得大乘教理的人，都知道一切法從心想生，都是自己的心變現的，不能往外去責怪境界、責怪他人。所以儒家處世，我們的祖先在四千五百年前一直傳承下來的，立身處世、接物，這個接物就兩句話，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，忠；另一句，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恕。這兩句好！就是整個忠恕的一個詮釋，這兩句講得很透徹。

我們再看恕，恕是推己及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能夠設身處地，感同身受。而我們修學的人，假如是有福報的人，就要注意了，因為自己有福報，別人都順著我們，那我們就容易做好事強勢，因為這個是為大眾的事情，可是我們就很少回家敦倫盡分。因為家裡人都學佛，所以覺得你為大眾，他們也覺得沒有錯，可是他們總覺得你好像對家裡這些關懷付出不夠，可是你又是為大眾，他又不好說什麼。這個我們就變成沒有辦法體恤家人的感受了，反而覺得自己我是為佛法、為大眾。所以他們是不敢說你，但是不是說心服口服，不是對你心悅誠服。所以這個就變成我們做好事反而理直氣壯，自己不知道了。這是有福報。

假如是家裡的人都沒學佛，然後對你也很多的要求，你是遇到這種逆境，那你反而會被磨得更加懂得委曲求全，懂得修忍辱。結果你有福報，家裡的人又支持你，你反而愈做氣勢愈來愈高，別人都不敢講你，這個又落入另外一個執著點。甚至於還有更誇張的，已經成家了，長期夫妻分居，沒有去體恤到對方，甚至於還跟另一

半說，「我現在為大眾忙著，你想找誰找誰去」。這個都偏得太厲害了，敦倫盡分，你說這個該找誰找誰去，真的另一半出了問題，你說人家沒學佛的怎麼看我們學佛的？

「不論現行而論流弊，不論一時而論久遠，不論一身而論天下。」我們得謹慎，要表好法。而且我們要了解，「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」。你看每天得吃飯，這些欲望他得慢慢慢慢減輕，你不能一下子要求對方整個要斷掉，其實這個就沒有恕道，沒有設身處地。那是變成什麼？高標準去要求對方，其實那就是求，要求，要求就是貪，要求就是控制，這個都離了忠恕之道。夫妻有他相處的本分，我們應該是不斷提升精神層面，去帶動對方精神生活的提升，自然他這些欲望就愈來愈淡，在我們的護念之下慢慢就放下了。什麼事情要水到渠成，不是要求控制來的。所以我們一學大乘佛法，好像很偉大、很為眾生，但是很可能我們都忽略這種對家人、對身邊人的忠恕之道，都誤以為自己境界很高。連世間聖賢的忠恕之道都沒有，那種大乘的理解、展現往往都是順著自己的意思，自己不知道。所以這一句「不先學小乘，後學大乘，非佛弟子」，我們得謹慎。

所以現在為什麼人家對佛法不容易愛樂？因為他會看學的人是怎麼樣子，假如學的人他不認可，他這個愛樂就很難提起來。所以忠、恕，這兩個字我們得體會。你說在飲食男女當中，我們要忠，忠是什麼？嚴以律己；恕，寬以待人。自己有貪痴，要嚴格對治；別人有貪痴，要柔軟，不要去苛責，自己帶頭，正己化人，這是恕道。所以面對五欲，我們都是嚴以律己，但對別人是寬以待人，這樣的心境才是跟真心相應。「忠恕違道不遠」，一定是從忠恕才能跟真心相應。這個是做人的基礎，有這個基礎我們才好學大乘。而大乘核心是般若，般若就是不著相，不能執著。可是我們常常容易

相信自己的意思，可是自己的領悟可能又不圓，又有偏，又覺得自己很對，別人也講不了我們。所以能夠在六根接觸六塵境界不執著，我們不要說不起心、不動念，這一點老法師說到極樂世界再修，但是能夠不分別、不執著，就不簡單。

你說不分別，那要不挑境界。我們往往面對境界，「這個我不想幹，那個我不行，那個我不可能」，連做都還沒做，都是自己的想法。就像冉求面對孔夫子，他就跟孔夫子說：「非不說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」他面對孔子聖人，還是很容易順自己的意思，說：老師，我不是不仰慕你的道德，我能力不夠。孔子接著跟他說，力不足應該是做到一半停下來，你根本都還沒做，「今女畫」，自己畫地自限，就是自己挑境界，所以一挑境界就有分別、就有執著。

其實師父說，佛菩薩安排，自己不操心，一切境界來，隨緣順受，他不去分別、不去執著，可以。可是幾個人真正說佛菩薩安排，不挑境界？老法師說，統統都是佛菩薩的安排，他在裡面「處逆境，隨惡緣，無瞋恚，業障盡消；隨順境，處善緣，無貪痴，福慧全現」，他老人家這麼修的。可是我們現在面對境界能隨順嗎？想做的，貪求、拼命做，還不讓給別人做；不願意做的，逃避、退縮，不願意承擔，不以大局為重，讓領導人還得哄我們、還得順我們。這個就很難在境界提升了，這樣的心境在境界是鐵定要增長分別執著，不進則退。所以般若要練不分別不執著，要隨時在境界當中練，歷事練心。我們太容易順自己的意思，所以《四十二章經》提醒我們：「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」老法師說，還沒有證阿羅漢以前，不要輕易相信自己的意思。

比方我們面對不少人事境緣，那一天跟一個同修，我說：「你給公家辦那麼多事也是很可貴，但是你家裡那些本分，敦倫盡分，你也要好好去面對。」他說：「我事情太多了，你看那麼多事情都

是我在承擔。」一般人都沒有他的承擔力，他真肯付出！可是你看他也順自己的想法，「我已經面對那麼多了，你還這麼要求我，我做不到」。假如我的付出不如他，你說我能講他嗎？我得付出比他多，我才講得了他。所以現在的人要溝通不容易，他得服氣你，你才肯聽你講。你看，像有時候我在勸他怎麼跟家裡人好好相處，他說：「老師，法師，你沒結婚，你不知道。」這一句話就給我頂回去了。我們面對的人事境緣也不少，也不見得比他少，但是你看，他就會覺得你不知人間疾苦，你不見得勸得了他。

再來，你面對的境界壓力沒有他大，挑戰沒有他多，你要講他也不簡單。他還覺得我頂的責任還不比他少，所以他這麼一講，我還比較能講他。我說：「不管你面對的人有多少，面對的事有多少，那個都是相上的，從根本上看用的是同一個心，你只要這個心用對了，再多人來，那不是問題。所以你現在為什麼這樣說？因為你現在承擔的那些都是你喜歡做的，你比較不願意去面對的，你就說我已經那麼忙了，我已經什麼了，你這些說法，一般的人都被你唬住了。」真正修行是什麼？用心如鏡，不挑境界的，境來不拒，境不分多少，多也是這樣用心，就像鏡子也是這樣照，境去不留。所以在境界當中能夠真正不隨順自己的意思，這個真的是不容易。

你看我們每天角色有很多轉換。一個人到小學去教書，一站上講台，她是老師；一回到家她是太太、她是媳婦。妳說我教小朋友容易，回去面對我那婆婆真是沒辦法。明明都是用心，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？妳只要對孩子用的是真心，妳回家對婆婆也是用真心，哪有什麼難？所以境緣無好醜，好醜起於心。因為那個教書是妳喜歡做的事，所以妳覺得不困難；妳面對婆婆，妳的內心已經產生一些看法、成見，預設立場，妳就不想去面對。有些人又說，「我對小孩有耐性，我對大人不行」。你說假如是用真心，哪還分大人

小孩？所以這裡面關鍵在哪？對小孩這個境界他喜歡，所以他是用好惡的心，喜歡、愛好；是大人，討厭、不喜歡了，那個耐性就沒了。所以根本不是大人小孩的問題，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，是我們的心在境界當中去分別、去執著、去揀擇，喜歡這個，不喜歡那個。所以根本不是境界的難易，是我們內心的分別執著。只要把這個分別執著放下，那就是到學校去當老師，菩薩道；回來照顧婆婆，菩薩道，用的都是真心，都是隨順性德，都是法喜充滿。

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，面對每個人、每個境緣，都是落實六度、普賢十願，應該都是有法喜的。假如沒有法喜，一定是我們內心分別執著起來，趕緊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」，我們來調整它，這樣才是歷事練這顆心。所以沒有練事法，只有練心法，都是在練這顆心，都是在觀照不能分別、不能執著。

比方一個人他假如有三個孩子，他面對三個孩子的教育方法都一樣，你說他有沒有執著？你說要平等，那個平等是什麼？平等是不要偏心。可是每個孩子性格都不一樣，怎麼你教的方法都一樣？那就是我執著怎麼教了，不然應該是因材施教。同樣的，一個老師面對不同的學生都用一樣的，他還是執著了。那個是什麼？那個是要境界來順他，不是他去順境界，是恆順眾生才對。你當領導，面對每個下屬，你用的方法都一樣，還是不對。

所以也要在我們的生活工作處世當中，要看到自己有沒有執著。所以因材施教，扮演君親師都要這麼做，只要沒有這麼做，不是境界的問題，不是對方的問題，是我們的心有執著了。所以師長才說，得不到社會大眾的諒解，一定要回過頭來反省自己，不能去把責任推給境界。所以現在我們從自己去觀照，再從身邊修學的人來觀察，真的要分別不執著，不容易。難怪佛陀講般若講多久？二十二年。假如說講一遍，講一個月就聽明白了，佛還講二十二年，

那佛不就變多事了嗎？你說要勸二十二年才有人勸明白了，那就顯然沒有這樣去勸、沒有這麼長時去下功夫，要把分別執著能看到，進而把它放下，不可能。而且這講二十二年還是三千年前人的根性，我們現在少於二十二年，挺難的了。所以師父上人有說，他修學有三四十年才慢慢得力，沒有這樣的時間，可不容易。所以我們修學得要有耐性，不能好高騖遠，不能急功近利。

所以我們真的在末法時期，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。自己在境界當中一起分別執著，又覺得自己很對，這個時候旁觀者看得很清楚，一定要能接受別人的提醒、勸諫。所以得要依眾靠眾，善友為依，因為旁觀者清。就像我們連聽經，你說聽經是好事，問題是我們的態度，假如邊聽又產生自己的認知、分別執著，那不是愈聽愈分別、愈聽愈執著？

所以舉個例子，我們說嚴師出高徒，可能我們一聽，好，我得對我兒子嚴，我得對底下的人嚴。我們得注意，這個嚴師出高徒，得要跟其他的句子都是圓融的、圓解的，不然可能這句話你一看到，嚴師出高徒，馬上我們那種要求控制順著這句話就出來了。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」，跟《論語》這一句沒有衝突。我們有沒有以身作則？假如我沒有以身作則，我就去嚴，人家反感，反效果。再來，嚴師出高徒，那也得人家把你當師；人家不把你當師，你給他嚴，你不是跟他結怨了嗎？《論語》說君子「信而後諫」，你要勸諫別人，他都不信任你，你就一直執著在我為他好，愛你沒商量，就一直讓人家很反感，那就一聽又產生執著了。

那旁觀者清，我們都得有善友來互相提醒。大家一起都是照著老法師的教誨去做的，比方說你今天想這麼做，你說，老法師是這麼教的；可能人家從另外一個角度，老法師也講這一句。你這些句



子都是圓融起來的，不然你可能聽了一句就偏到另外一個角度去而已，你得圓修圓解，善用心去領會。尤其自己在聽一個東西，自己的心不能有分別執著、不能偏頗，就很重要。

所以佛法一句，真的用在我們立身處世接物太深太廣了，「不先學小乘，後學大乘，非佛弟子」，這句話不能輕易滑過了。

以上分享也請大家批評指正，如有不妥之處，還請大家批評指正，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。